

山西文艺史料

第三輯

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太岳部分

6122

山西文藝史料

第三輯

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太岳部分

山西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1年•太原

山西文艺史料(第三輯)

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cdot 10 \frac{1}{8}$ 印張·184千字插圖1頁

一九六一年七月第 一 版

一九六一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120册

統一書号: 10088·427

定 价: 0.90 元



太行文协主办的文艺刊物，一九四九年五月复刊，其前身为《文艺杂志》。



太岳文联编辑的综合性文化刊物，一九四六年十月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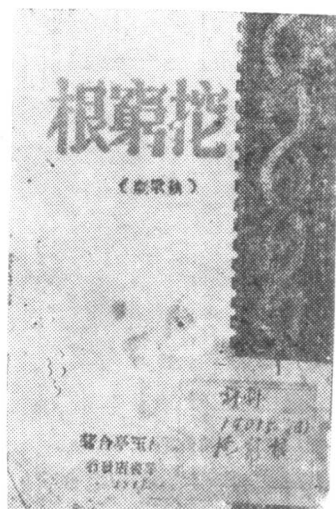
晋冀鲁豫区文联主办的综合性文艺月刊，一九四六年六月创刊。



太岳新文艺社编辑的文艺月刊，一九四六年六月创刊。



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辑出版的《文艺创作小丛书》中的一部分



一九四六年太岳行署頒發文化獎金獲得甲等獎的作品

說 明

“山西文艺史料”，打算把我省各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活动方面的历史資料搜集起来，大体上根据時間、地区或問題为中心加以編輯，作为参考資料不定期地分輯出版。至于抗日战争以前的革命文艺运动史料，未包括在本集之内。

一 史料的来源，大致有三方面：第一，輯自各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的书籍、报刊杂志；第二，搜罗各文艺单位及个人所存的手稿、信稿、抄本和有关資料；第三，邀請当时当事人写回忆录等。

本輯主要收集了晋冀魯豫边区太行和太岳地区的一部分資料，其中收集了一部分建国后各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資料。

虽然我們进行过多方面的搜集工作，但所掌握到的資料仍极不完整。今后將繼續搜集、陸續付印。希望曾經亲历各根据地、解放区文艺运动的領導者、文艺工作者及关心文艺运动的同志們，能將你們所存的有关史料贈給我們，借給我們；將你們所知道的有关史料綫索，告訴我們；更希能在百忙中抽些時間，写点回忆录，如果实在沒有時間写，可來函告知，我們即派人前往訪問。总之，希望能大力协助，使“山西文艺史料”尽可能地完整。

我們所編輯出版的史料中，不准确、不完整甚至謬誤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协助补充、訂正，并給予指导和帮助。

山西省文联

1961年3月30日

目 錄

关于文艺工作若干問題的商榷.....	陈荒煤 (1)
繼續向封建文化夺取陣地.....	王 春 (17)
談創造新文艺.....	朱穆之 (28)
艺术与农村.....	赵树理 (33)
关于写作中三个問題的意見.....	孙定国 (38)
关于农村文艺运动.....	陈荒煤 (45)

刘伯承司令員对宣传工作者的启示.....	刘嘉耕 (49)
写兵.....	孙定国 (53)

晋冀魯豫边区文联一九四七年文艺工作座談

会記事.....	(59)
华北文艺界协会成立大会記事.....	(62)

为紀念抗战胜利周年发起《边区抗战一日》

的写作运动.....	(69)
一九四六年群众文艺創作評奖.....	卜克江 (73)
太岳行署頒发一九四六年文化獎金.....	(76)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为颁发

文教作品奖金的通告..... (79)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第一次

文教作品奖金通告..... (83)

群众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阮章竞 (93)

一九四七年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一次创作运动..... (102)

创作运动实施纲要..... (102)

创作运动动员报告.....光未然 (104)

创作运动总结报告.....光未然 (108)

创作运动暴露揭露..... (114)

对于文艺创作运动的感想..... (121)

群众翻身诗歌座谈..... (120)

向群众学习诗歌，展开群众诗歌运动.....孙定国 (138)

开展写快板运动.....司马达 (141)

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 (145)

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陈荒煤 (160)

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仝春 (166)

关于赵树理.....陈艾 (170)

文艺随笔.....史纪言 (174)

介绍《李有才板话》.....李大章 (175)

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馮牧 (180)

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董均伦 (184)

李文波营长的写作.....鹿特丹 (189)

我怎样写稿.....李文波 (184)

兵的诗人.....方明 (196)

“群众翻身，自唱自乐”.....朱穆之 (240)

农村剧团的提高.....陈荒煤 (216)

旧艺人的新生活.....夏青 (220)

两年来的太南剧运工作及目前

存在着的几个问题.....蒋平 (229)

太行三专署关于农村剧团的指示..... (236)

秧歌剧本评选小结.....赵树理 靳典璞 (241)

农村剧团的旗帜.....泽然 (252)

介绍武乡东堡村解放剧团.....华含 (258)

道蓬庵农村剧团的经验.....臺夫 (266)

“不抗枪的队伍”.....夏青 (273)

《王克勤班》这类歌剧值得提倡.....任白戈 (283)

介绍歌剧《王克勤班》.....陈斐琴 (285)

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奖励《王克勤班》创作..... (290)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太岳区

文艺活动记事.....山西省文联资料室编 (291)

關於文藝工作若干問題的商榷

陈荒煤

我来此后，感到边区文艺工作很有一种新气象：例如，农村剧团普遍的活跃，出版了那样多群众自己的创作，其中产生了《李来成家庭》那样优秀剧作；剧团到处感到供不应求，《前线》的演出，长途跋涉达二千五百余里，作将近一年的流动演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或要求，或已经下乡，下部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改造自己；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在我们整个解放区来讲也是少有的优秀创作。……这是相当辉煌的成就。

但是，听到某些文艺工作同志对于若干问题的提法，使我感到大家对于这种新气象的认识还不一致。论理，我到此不久，了解情况不多，没有什么资格来谈问题。不过，有些问题其中反映的一些思想，也是我或多或少发生过的。同时，有些过去较熟悉的同志希望能和我交换一些意见，所以大胆提出几个问题来谈谈，也可以作为我在新方向实践中的一个学习。对与不对，望同志们予我帮助，予以批评。

我这里所谈的，还是偏重思想方面的多一些。根据我所听到的若干问题，其中又反映了些什么思想呢？我想分成三

个問題来談。

一、我們的文艺工作的成績

某些同志常对我說，这边文艺工作的成績不大。但他也承認农村剧运蓬蓬勃勃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他所指的：是某些專門的文艺工作者干得起劲，比較消沉。有的同志以为是领导上注重得不够；除此以外，这些同志为什么干得起劲呢？

有的同志抱怨供应工作太多。例如美术工作者写标語口号画相，布置会场；戏剧工作者总在突击工作、应付临时性晚会……。

有的同志对我說：“我們只得写些‘小玩意’——演一次就扔了，那有时間搞創作？”有的同志因为突击晚会而感到自己象“戏班子”，这样搞下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觉得这些問題的提出，实际上还是艺术服从政治这个观念不够明确。

例如戏剧工作同志，常常因为临时性的突击工作，要“凑”一个节目——也許今天演罢，永远不再演的“小玩意”，所以談不到是創作，是艺术；于是常常情緒不高，上台去也馬馬虎虎应付一下，有时自己高兴，就来两个“噱”头。

譬如有个别同志唱大鼓，总是穿一件大长袍，有时候还戴瓜帽，他随随便便，有时反更加发挥了說鼓书的一些低级趣味的动作表情与声調。还有个别的同志說相声，头上用紅繩

扎个辮子。……大都把小节目不当作回事。但唱演的都是人民与人民军队的故事。

又一种态度：例如个别美术工作同志布置会场画了画，他不主张写上一句标语或是说明，他觉得一写了字，画的作用就会丧失或减少了；而要观众自己去看出画的意义来。

前一种态度认为宣传不算艺术，把艺术与宣传分割开来看。后一种又不愿宣传工作委曲了艺术。这说明了，我们常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否定艺术服从政治这一个基本原则。这种提法是否严重呢？我觉得不。假使否定了（或者承认得很少）艺术在一定政治斗争要求下所产生的工作成绩，否定或不愿意承认这是艺术，那么艺术之服从政治的作用在哪里呢？

根据我个人在整风学习中的一点经验，我觉得，特别象我们这些作艺术工作稍久一些的人，要时时刻刻贯彻艺术服务于政治这个思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譬如我曾经检讨过这样一个思想：我为什么想到前方来（在抗战初期）。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那当然是为了抗战。但仔细检讨起来，一个更强烈的思想，一个更主要的动机，却还是抱着我要在将来写大作品的愿望而来。这个思想、动机与愿望都不能说坏，可是至少没有打算到前方抗战，因之对于工作就有选择，有要求，到前方时间也有限制……总之是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态度出现，这就妨碍了我完全作为一个战士一样，一下子全身心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因此，我常听到某些同志强调的提出，他们参加队伍里

来是作艺术工作来的。我就不禁有些感触！是的，这是我們人民軍隊的一个特点，一个光荣的传统。同时，也是敌后战争頻繁的斗争残酷的一个特点，艺术工作者大部分参加到队伍里来了，也因之保存下大批文艺干部。我們的部队是須要艺术。但一定要更明确說：必須是能对敌斗争的艺术！我想：文艺工作者是否还是这样了解更好些呢？我們参加部队里来，首先是因为要抗日，其次人家抗枪，我們則扛笔，为打倒日本法西斯而共同努力！而不光是为了要創作艺术而来。因之，必要时，也必得选择枪而放下笔。等到不須要扛枪的时候，那我們再拿起笔来写罢。（自然，到部队中去以后被分配到宣传部門，不叫你放下笔，那是另一个問題。）

但當我們还没有离开部队，我們还算是一个战士（只是分工不同），是属于宣传部門的一个战士；演員要用演剧来宣传，画家要用画来宣传。一定的斗争任务来了——多半是紧随着战争而来——我們就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創作。慢一步，斗争就要吃亏！一定要快！（内容之正确，自然是基本的）能快些多拿出那怕粗糙一些都不怕！（自然，在爭取快的条件下，更尽量爭取作得更精确、生动、細致。那更好！）这也就是被忘却的紅軍时代宣传队的光荣传统！

假如艺术在对敌斗争尖銳的时候不起宣传作用，或者，艺术工作者在对敌斗争尖銳时不抓紧宣传工作，那么，什么叫作服从政治，到什么时候再服从政治呢？好的艺术，宣传作用大些；坏的艺术，作用小些。但都是宣传。

譬如，我看到日本陸軍部出的兩本所謂“聖戰美術”。要單從技術上來看，不高明的也很多，並且畫了相當多的風景畫，內容也似乎沒有什麼。但一經法西斯頭子在前面題了字，就叫做“文武並進之興亞大業”！意義就非常明顯了！原來是宣傳我們地方好，美麗，要“文武並進的”！這說明日本法西斯對藝術與宣傳的關係倒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這裡應該把問題搞清楚：在一定的政治鬥爭中起過任何宣傳作用的藝術工作，我們都必定要承認其成績，承認它是藝術。

但同時，這裡又一定要接觸到另一個問題了，就是某些同志所提出來的：他只搞了些“小玩意”，沒有搞創作，即使我說這也是藝術，要承認它，那麼，有的同志就會問：這是不是就是好的藝術呢？

毛主席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不能撇開政治標準來空談藝術標準，也就是說不能離開服從政治這個原則來談藝術。凡是在一定政治鬥爭要求下所產生的作品，能夠起一定的作用與影響，非但要承認是藝術，還要承認是好的藝術。因為它在當時或者鼓舞了人民與部隊的戰鬥情緒，或者描寫一個勝利堅定軍民的信心，或者暴露敵偽及頑固派的罪惡激動了大家的鬥爭熱情，加強了大家的責任感等等。而且所謂好壞是一種比較的說法，當時沒有比較好的，那麼，這就是好的。但不等於說這就是絕對好的最好的——以後可能並且一定有更好的超過它。

其次，我們許多同志常不滿意過去的作品（在要求進步

这一点來說，是對的），但是為了一個空洞的最高的藝術標準在那里，自己走過去一比，夠不上，那就否定了，却是錯誤的。特別是有些藝術修養的同志，常常“作茧自縛”！

我們反問自己一下：到底什麼又是我們認為最好的、最高的藝術標準呢？我們常常贊嘆托爾斯泰或契珂夫等等的技巧……但恐怕很少同志去研究一下，他們的技巧還是否適合運用來描寫我們的現實，到底還能學習他們那些東西？又應該如何學習法？

我們又常以《鐵流》、《毀滅》等作品為例。但我們也沒有仔細研究一下，我們又是否如蘇聯作家一樣和群眾結合得很好，全身心的都投入到革命戰爭中去了？我們恐怕也知道得很少，象《鐵流》的作者綏拉菲摩維支作為一個隨軍記者，不知曾經寫過了多少的通訊，然後在和平建設時期才產生《鐵流》。再如，《俄羅斯人》的作者西蒙諾夫，當祖國戰爭哪里激烈的时候也去到那里，而在前方寫了不少的短篇與通訊。

總而言之，我們常常作了舊藝術觀念的俘虜，對於藝術服從政治的基本原則搞不明確，以致離開了政治標準來空談藝術標準，把藝術與宣傳分割來看；又拼命向那個抽象的絕對的藝術標準看齊（而忽視了客觀條件：如戰爭環境，政治鬥爭變化多端），因之，凡是沒有一定的創作時間與空間，就覺得無法產生好的藝術創作，對臨時性的宣傳工作採取應付態度。

久而久之，又發生矛盾，不甘心光是如此應付工作，性

急了，希望在短時間能產生好的藝術創作；不可能，就因之感到自己沒有成就，懷疑自己的才能。因之，對工作環境不滿意——因為它不允許我們專門去搜集材料，專門寫作——甚至對工作發生厭倦。

這就是我所了解的某些同志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藝工作沒有什麼成績。

二、我們拿什麼和人家比呢？能抵住國民黨

反動派的文藝進軍么？

正因为看不到成績，于是有个別同志發生一種憂慮：國民黨反動派來個文藝進軍怎麼辦？我們拿什麼去和人家比呢？

這個問題，听起来好象很有理；特別是某些對藝術多少還存在着舊的藝術觀點的同志，也會感到迷惑。是的，國民黨反動派有電影廠，大劇團，管弦樂隊……，而我們還是幾塊布條子，一群農村娃娃……，我們拿什麼去和人家比呢？

但我們首先問：國民黨反動派拿什麼來進軍，又有些什麼文藝呢？

毫無疑義：國民黨反動派也有文藝；是法西斯反人民、反共的文藝，特務文藝。假使要來進軍，就必然是以宣傳他的政治內容的文藝——簡單說，就是來進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宣傳；最低限度是表演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文藝。實際就是麻醉群眾或者僅僅服務於少數剝削統治者的文藝。

這樣的文藝，因為它只是服務於少數統治者的，與人民

无关，所以力量不大，成不了什么軍——当然，它可以在自己的統治范围里用“以量胜質”的办法进行傾銷！我們也不忽視：特别是无耻的变本加厉承繼了日本法西斯的一切宣傳，对于被封鎖、被隔絕八年之久的人民的影响。然而以此來向解放区进行宣傳，人民自己亲身的體驗，他們会懂得如何把这种文艺打回去的。

第二、今天解放区以外的民主的、革命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范围來講，还是我們一支强大的兄弟战綫。他們結合，团結在民主統一战綫的口号下，都正在向反动派的文艺进軍，占着压倒的优势。

二十年的黑暗統治下，数不出一个为群众所爱好、所擁戴的文艺家是站在他們的陣营里的。正如魯迅所說过的：“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們也因此宣告一无所有了。”

第三、我們和人家比，比內容嗎？比技巧嗎？我看某些同志恐怕还是从技术着眼的多。但我們去比技术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假使說我們現在也都要来个管弦乐队，演奏給誰听呢？今天，我們文艺工作的对象还不是广大的工农兵嗎？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还不是普及么？

把上面三个問題求得解决，那么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

我們是有东西跟人家比的。而且要好 好 比一下：看誰是、誰能反映了抗战中最光明、最进步面：人民的翻身，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的結合，如何为人民而英勇战斗，民主政府以及人民的政党——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思想在建